

读书



中国文化名人书系

张岱年题



经典名篇

名家
珍藏版
散文

一生珍藏

JINGDIANMINGZHUZHUYISHENGZHENGCANG

- 郭沫若 卖书
- 朱自清 论青年读书风气
- 俞平伯 读书的意义
- 叶浅予 读萧乾的搬家史
- 冯亦代 读书的怪圈
- 贾平凹 安妥我灵魂的这本书
- 铁凝 书的等级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经典名篇

名家
珍藏
散文

一生珍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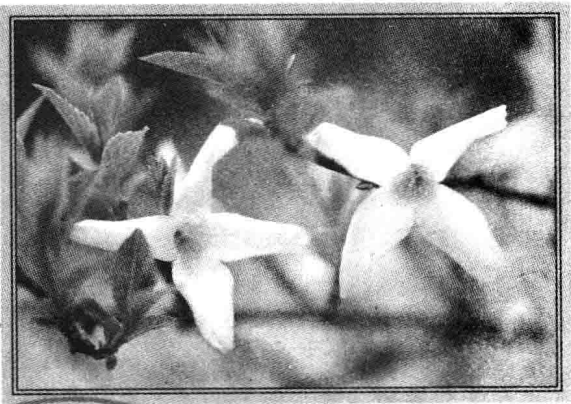
JINGDIANMINGZHUWUYISHENGZHENGCANG

中国文化名人书系

张岱年题



读书



- 郭沫若 卖书
- 朱自清 论青年读书风气
- 俞平伯 读书的意
- 叶浅予 读萧乾的
- 冯亦代 读书的怪
- 贾平凹 安妥我灵魂的
- 铁凝 书的等级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化名人谈读书/邓九平主编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0.5(2009.1 修订版)

(中国文化名人书系)

ISBN 978-7-80094-892-3

I. 中… II. 邓… III. 读书方法

IV. 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8353 号

书 名 谈读书

责任编辑 钟 艺

策 划 穆建明
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七号 邮编 100009

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

字 数 251 千字

印 数 2000 册

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3 版 第 4 次印刷

定 价 29.80 元

卷首语

读书是学，学习前人的经验与知识。在学习的同时还要思，进行独立思考。孔子说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。这在今日看来这是正确的。

在读书的过程中勤于思考，在思考的过程中参阅古今中外的名著，这是研究学问的必由之路。

——张岱年

我的书友每一本都蕴涵着无量的智慧。我只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。这智慧我是能深深体会到的。没有读过的那一些，好像也不甘落后，它们不知道是施展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，把自己的智慧放了出来，像波浪似涌向我来。可惜我还没有修炼到能有“天通眼”和“天通耳”的水平，我还无法接受这些智慧之流。如果能接受的话，我将成为世界上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人。我自己也去努力修持吧。

——季羨林

目 录

我之于书	夏丏尊(1)
怎样鼓起读书的兴趣	王云五(3)
读书与用书	陶行知(7)
卖书	郭沫若(10)
自学与读书(节录)	梁漱溟(13)
谈读书(五则)	叶圣陶(16)
略谈读书的方法	邹韬奋(23)
我的读书经验	冯友兰(27)
读书与风趣	林语堂(31)
人与书	郁达夫(33)
官家民间记载之比较	傅斯年(34)
爱读书	茅 盾(37)
谈读书	朱光潜(41)
论青年读书风气	朱自清(46)
读书	丰子恺(49)
写与读	老 舍(51)
读书的意义	俞平伯(57)
谈谈怎样读书	王 力(60)
风雨故人情	夏 衍(64)
漫谈读书	梁实秋(68)
读书与著书	苏步青(71)
谈读书	钟敬文(73)
书太多了	吕叔湘(78)
读书随笔(四则)	叶灵凤(84)
书和读书	冯 至(89)
读家书,想傅雷	楼适夷(93)

我的爱读书(二则)	施蛰存(100)
读书学习的零星感想	臧克家(104)
书	吴伯箫(107)
我与书	谢兴尧(110)
我的读书方法	廖沫沙(118)
读萧乾的《搬家史》	叶浅予(123)
读经与读子	张岱年(125)
书的抒情	柯 灵(128)
读伊索寓言	钱钟书(130)
我和书(三则)	季羨林(134)
读书苦乐	杨 绛(139)
读书断想	金克木(141)
旧书梦寻	王辛笛(143)
我和书	唐 弢(147)
读书的怪圈	冯亦代(151)
书缘	冯亦代(152)
藏书和藏书印	黄苗子(155)
读书四题	孙 犁(157)
我从胡风那里学会读书,爱书	梅 志(165)
朋友们的书	于光远(170)
关于读书	贾植芳(175)
谈读书	严文井(177)
叶灵凤和郁达夫的书	郁 风(179)
闲书里面有真言	南怀瑾(182)
焚书记	黄秋耘(184)
书迷	陈 原(186)
漫话读书	周汝昌(189)
读书偶记	魏荒弩(191)
读传杂记	林海音(193)
爱书须成癖	冯 牧(198)
榆下说书(二则)	黄 裳(202)

书趣三则	汪曾祺(211)
可百读的十种书	黄宗江(219)
说闲书	钱伯城(222)
我的第一本书	牛 汉(225)
一部大书	林斤澜(228)
书和回忆	黄永玉(232)
理旧书	黄宗英(236)
我的第一本书	茹志鹃(239)
书香	公 刘(241)
卖书	宗 璞(243)
书话四题	姜德明(246)
好书,永远不会过时;过时,也就不是好书	李国文(260)
书趣三题	柳 萌(263)
五把钥匙	舒 乙(269)
夜读书(二则)	顾 骧(276)
读书与眼泪	刘绍棠(280)
妄说“读书”的口号	钱理群(282)
天下超级书呆子	沙叶新(284)
书的征服	蒋子龙(289)
访书小录	董 桥(292)
关于藏书	董 桥(297)
卧读记畅	刘心武(304)
一部书的缘起	冯骥才(306)
书将伴我走向未来	叶 辛(309)
安妥我灵魂的这本书	贾平凹(314)
汪老讲故事	王安忆(321)
闲话读书	曹文轩(328)
书的等级	铁 凝(333)
有一个爱书的人	陈丹燕(338)
童年读书	刘震云(342)

我之于书

夏丏尊

读书可以作为消遣，可以作为装饰，也可以
增长才干。

——培根

二十年来，我生活费中至少十分之一二是消耗在书上的。我的房子里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书。

我一向没有对于任何问题作高深研究的野心，因之所买的书范围较广，宗教、艺术、文学，社会，哲学，历史，生物，各方面差不多都有一点。最多的是各国文学名著的译本，与本国古来的诗文集，别的门类只是些概论等类的入门书而已。

我不喜欢向别人或图书馆借书。借来的书，在我好像过不来瘾似的，必要是自己买的才满足。这也可谓是一种占有的欲望。买到了几册新书，一册一册地加盖藏书印记，我最感到快悦的是这时候。

书籍到了我的手里。我的习惯是先看序文，次看目录。页数不多的往往立刻通读，篇幅大的，只把正文任择一二章节略加翻阅，就插在书架上。除小说外，我少有全体读完的大部的书，只凭了购入当时的记忆，知道某册书是何种性质，其中大概有什么可取的材料而已。什么书在什么时候再去读再去翻，连我自己也无把握，完全要看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兴趣。关于这事，我常自比为古时的皇帝，而把插在架上的书譬诸列屋而居的宫女。

我虽爱买书，而对于书却不甚爱惜。读书的时候，常在书上

把我认为要紧的处所标出，线装书大概用笔加圈，洋装书竟用红铅笔划粗粗的线，经我看过的书，统体干净的很少。

据说，任何爱吃糖果的人，只要叫他到糖果铺中去做事，见了糖果就会生厌。自我入书店以后，对于书的贪念也已消除了不少了，可是仍不免要故态复萌，想买这种，想买那种。这大概因为糖果要用嘴去吃，摆存毫无意义，而书则可以买了不看，任其只管插在架上的缘故吧。

怎样鼓起读书的兴趣

王云五

天下无论什么事情，都很容易满足，惟有两件事不得满足：一是读书，二是爱情。

——阿尔瓦尔·古尔斯特兰德

王云五·怎样鼓起读书的兴趣

读书虽有了适当的方法，但如鼓不起读书的兴趣，结果还是不易收效。因此，如何鼓起读书的兴趣也算得是读书方法之一，甚至算得是最重要之方法。

任何事要想鼓起兴趣，首先要有志，读书岂能例外？曾国藩曾论读书之当立志，其言曰：“苟能发愤读书，则家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、热闹之场亦可读书。负薪牧豕，均无不可读书。苟不能发愤自立，则家塾不宜读书，即清静之乡、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，何必择时，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。”这只是说立志的效用，但立志读书的动机如何而起，曾氏还没有举述。然而旧日的读书人上焉者不是以圣贤自期，便是以天下为己任；下焉者辄以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为鹄的，而借以激励自己。像这样高的太高，低的太低，都不是一般读书人能够或应该作为立志读书之动机的。我以为读书之动机应以充实人生为主，盖书籍为学问的宝藏，先民努力的成果与时贤研究的结晶，均借此而保存，而流布。读书便是利用此种宝藏，并由此而促进读者自己思考与努力之成就，凡此对于人生皆有充实之效用。我们试一回溯，古人之生活确较吾人今日所享用者远为简陋，其偶有发明或发见足以改进生活者，大都作始也简，如果没有书籍，如果没有书籍为之流传于后世，使后人就其已获得之成就，陆续有更进步的发明与发见，则任何发明与发见皆将及身而消灭，既未能流传光大，更无法行远推进，因此，

读书者如立志借此以充实人生，则小之对己身，大之对社会与国家世界，皆无不适用。以视上述立志太高则蹈于空虚，太低则沦于卑下者，实更能切合实际。

从根本上说起来，读书的兴趣本来是与有生而俱来的。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喜欢听神怪的故事，也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喜欢玩新奇的玩物，这十足表明人类的好奇性出于天赋。书本里面任何神秘离奇的故事与知识无不有之，因此读书本来最可以满足人类的好奇性，而引人到许多的奇境，有了这些新辟的奇境，益增人类的好奇性，所以愈读书就应该愈有兴趣。顾何以实际上人们并不像那样都喜欢读书，对于读书都有兴趣，甚至还有不少人视读书为苦事，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？说一句公道话，许多青年对于读书不感兴趣者，其责任与其说属于青年本身者，无宁说属于其家长或教师为多。旧式教育强以儿童不能了解的书本，迫令儿童作鹦鹉式的背诵人言，其索然无味自不待言，加以背诵不出便受惩罚，于是更由索然无味而进一步变为苦事。试看旧日的学生置正式课程于不顾，而偷看小说者比比皆是，则强迫课业与自动兴趣的差别至为显明。新式教育从语体文开始，而书本内容亦不如旧日经史的艰深乏味，宜可以顺儿童的好奇性，而培养其读书的兴趣了。可是由于小学校和中学校的教学多取灌注式而必修科目又过分繁重，以致大多数学生都不能于课外从事自动的研究，久而久之，养成了被动学习的习惯。间又因家长教师对于功课之督责过严，更使儿童们渐渐认为读书只是一种不得不履行的义务，而不是一种出于自动的兴趣，以致优良的学生至多只能在校中克尽其义务，一离学校，认为义务已尽，遂不复继续为自动的读书。倒是另外一种较不幸的儿童，因为没有机会继续受学校教育，却具有不甘屈服的雄心者，转肯自动读书以满足其好奇心，即求知欲。这一类的人只要能持以毅力，并获适当的指导，其读书兴趣倒能够愈趋浓厚，较诸幸运儿童能逐级升学者大有过之。无他，为学之由于被动与自动之不同耳。

要培养读书的兴趣，惟有自小学高年级起，即鼓励学生自动研究，其法之浅易而可实行者为尽可能减少讲堂功课，而使学生自己多读补充读物，为达此目的，则小学高年级以上程度的各种优良补

充读物，必须鼓励出版家多编，而各级学校图书馆必须尽量具备此类书籍，以供学生之借阅，阅后由学生笔述其大意，如有可能，并附具自己的意见，而以此项笔述代替一部分的作文。学生之阅读补充读物，系随其所好，自行选择，则读时与读后当然益感兴趣，不过要使此项兴趣有如连锁式继续不断，则莫如集中于一个问题以从事自动研究。有人说，这是专家的事，非中学程度之人所能为，更何能期望于小学高年级之学生。我以为问题有深浅难易之别，专家有专门的问题，中等或初等程度之学生亦各有浅易的问题，而且同一问题也有深浅不同的解答。一个人如能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研究一个问题，以谋解答，则除借观察实验或访问以外，定必从书报杂志上搜集种种有关的资料。这样一来，他的阅读书籍总是有所为而为之，除与闲读者无关外，对于精读、略读与摘读三类书籍，通常大抵先从书目上检寻相关的书志，检得认为当读之书志后，往往先从事摘读，如发见值得略读全书，则利用略读的方法；如认为有精读之必要，便实行精读。阅读时，如发见有可供解答研究问题的资料，定必欢喜万分，若证明无可取材，则将如饥思食、渴思饮，另行穷搜其他的资料。这样的习惯，经过多次的培养，渐渐成为自然，则毕生对于读书选材自必饶有兴趣。此一自动研究方法本来是大学毕业生做毕业论文的方法，我却把他提前到高小的毕业生，假使高小在第二年开始时即由教师指导其各选择一个专题，订定选材纲领，以半年时光从事搜集资料，更以一二月工夫从事写作，写作以前由教师指导其组织思想，然后就所得资料自行着笔。则以高小二年生，曾经读书五年，识字三千以上，而现在作文可用浅易的白话，只要有资料，并认识此种词汇，要写五千字乃至一万字的一篇论文，断非不可能的事。纵然论文中不免有别字，或间附不很通顺的句法，只要能够收集充分资料，组织思想，并能以浅易的文字达意，那又有何不可呢？如果自高小毕业之年作了这样一个试验以后，将来升入初中、高中，在毕业之年各做一篇论文，而平时每半年仿许多大学学期论文之例，各写一篇专题的较短论文，虽难易长短有所不同，而其为专题研究则一，其借此训练读书与写作亦无二致。

以上是指学校内对自动读书的训练，在积习不易改革之时，或

不易成为普遍的事实；但是已离学校而有志读书的青年，只要有此决心，无不可径予试办。第一步便是选择自己有兴趣研究的一个专题，题目的范围不宜太广，太广则搜集资料较多与较易，不能鼓起兴趣；也不可太狭，太狭则可搜集的资料太少与太难，对于初次尝试者不免因困难而不易有成。第二步于题目决定后则就可能接触的图书杂志择其与此题目有关者，分别精读略读摘读，以搜取必要的资料。第三步将所得资料组织分配为章节，划定大纲。初次为此者，不妨搜求与此同类不同题目的已刊书籍论文，研究其组织概略，略仿其体裁，以订定纲领。第四步即就所得资料按所定大纲，以流畅之文字写作成长篇论文，或单行的书本。这样的一种写作，尽管内容未必精当，组织未尽合理，文字未尽流畅，然由于开始选题以迄写作完成之时，其间所得种种的训练，对于读书的兴趣定然可以确立一个强固的基础。

读书与用书

陶行知

读书，永远不恨其晚。晚，比永远不读强。

——梁实秋

（一）三种人的生活

中国有三种人：书呆子是读死书，死读书，读书死。工人、农人、苦力、伙计是做死工，死做工，做工死。少爷、小姐、太太、老爷是享死福，死享福，享福死。

（二）三帖药

书呆子要动动手，把那呆头呆脑的样子改过来，你们要吃一贴“手化脑”才会好。我劝你们少读一点书，否则在脑里要长“痞块”咧。工人、农人、苦力、伙计要多读一点书，吃一帖“脑化手”，否则是一辈子要“劳而不获”。少爷、小姐、太太、老爷！你们是快乐死了。好，愿意死就快快地死掉吧。我代你们挖坟墓。倘使不愿死，就得把手套解掉，把高跟鞋脱掉，把那享现成福的念头打断，把手儿、头脑儿拿出来服侍大众并为大众打算。药在你们自己的身上，我开不出别的药方来。

（三）读书人与吃饭人

与读书联成一气的有“读书人”一个名词。假使书是应该读的，便应使人人有书读；决不能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，又一部分的人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。比如饭是必须吃的便应使人人有饭吃；决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饭吃叫做吃饭人，又一部分的人无饭吃叫做不吃人。从另一面看，只知道吃饭，不成为饭桶了吗？只

知道读书，别的事一点也不会做，不成为一个活书架了吗？

（四）吃书与用书

有些人叫做蛀书虫。他们把书儿当作糖吃，甚至于当作大烟吃。吃糖是没有人反对，但是整天的吃糖，不要变成一个糖菩萨吗？何况是连日带夜的抽大烟，怪不得中国的文人，几乎个个黄皮骨瘦，好像鸦片烟鬼一样，我们不能否认，中国是吃书的人多，用书的人少。现在要换一换方针才行。

书只是一种工具，和锯子、锄头一样，都是给人用的。我们与其说“读书”，不如说“用书”。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。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；可是用它一下，书的本来面目就显了出来，真的使用得出去，假的便用不出去。

农人要用书，工人要用书，商人要用书，兵士要用书，医生要用书，画家要用书，教师要用书，唱歌的要用书，做戏的要用书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要用书，行行都成了用书的人，真知识才愈益普及，愈易发现了。书是三百六十行之公物，不是读书人所能据为私有的。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书人，读书的专利便完全打破，读书人除非改行，便不能混饭吃了。好，我们把我们所要用的书找出来吧。

用书如用刀，
不快就要磨。
呆磨不切菜，
怎能见婆婆。

（五）书不可尽信

孟子说：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”在书里没有上过当的人，决不能说出这一句话来。连字典有时也不可以太相信。第五十一期的《论语》^①的《半月要闻》内有这样一条：

据二卷十二期《图书评论》载：《王云五大辞典》将汤玉麟之承

^① 《论语》文艺半月刊，1932年9月16日创刊于上海，林语堂主编。

德归入察哈尔，张家口“收回”入河北，瀛台移入“故宫太液池”，雨花台移入南京“城内”，大明湖移出“历城县西北”。

我叫小孩子们查一查《王云五大辞典》，究竟是不是这样，小孩子们的报告是，《王云五大辞典》真的弄错了。只有一条不能断定。南京有内城、外城，雨花台是在内城之外，但是否在外城之内，因家中无志书，回答不出。总之，书不可尽信，连字典也不可尽信。

（六）戴东原的故事

书既不可以全信，那么，应当怀疑的地方就得问。学非问不明。戴东原先生在这一点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引导。东原先生十岁才能开口讲话，《大学》有经一章，传十章。有一条注解这一章经是孔子的话，由曾子写的；那十章传是曾子之意，由他的门徒记下来的。东原先生问塾师怎样知道是如此。塾师说：“朱文公（夫子）是这样注的。”他问朱文公是何时人。塾师说：“是宋朝人”。他又问孔子和曾子是何时人。塾师说是周朝人。“周朝离宋朝有多少年代？”“差不多是二千年了。”“那么，朱文公怎样能知道呢？”塾师答不出。赞叹了一声说：“这真是个非常的小孩子呀！”

（七）王冕的故事

王冕十岁时，母亲叫他到面前说：“儿啊！不是我有心耽误你，只因你父亲死后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年岁不好，柴米又贵，这几件旧衣服和旧家伙都当卖了。只靠我做些针线生活寻来的钱，如何供得你读书？如今没奈何，把你雇到隔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得几钱银子，你又有现成饭吃，只在明天就要去了。”王冕说：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，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。”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。……每日点心钱也不用掉，聚到一两个月，偷空走到村学堂里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，就买几本旧书，逐日把牛拴了，坐在柳荫树下看。

现在学校教育是对穷孩子封锁，有钱、有闲、有面子才有书念。我们穷人就不要求学吗？不，社会就是我们的大学。关在门外的穷孩子，我们踏着王冕的足迹来攀上知识的高塔吧。

卖书

郭沫若

书不是工具，它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一种手段，他所献身的目的就是读者的自由。

——萨特

名人书系
中国文化

谈读书

我平生受苦了文学的纠缠，我想丢掉它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，小的时候便喜欢读《楚辞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唐诗》，但在1913年出省的时候，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。1914年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，只带着一部《文选》。这是13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。走的时候本来也想丢掉它，是我大哥劝我，没有把它丢掉。但我在日本的起初一两年，它被丢在我的箱里，没有取出来过。

在日本住久了，文学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。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，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。

那是1918年的初夏，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，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了。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，文学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。

我下了决心，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送给了友人。当我要离开冈山的前一天，剩着《庾子山全集》和《陶渊明全集》两书还在我的手里。这两部书我实在是不忍丢掉，但又不能不丢掉。这两部书和科学精神实在是不相投合的，那时候我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，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。我想起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，这两部书或者可以卖得一些钱。

那是晚上，天在下雨。我打起一把雨伞走上冈山市去。走到一家书店里我去问了一声。我说，“我有几本中国书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，在怀里操着两只手，